

中国文学史料丛书

江左十年目睹记

龙公著



中国文学史料丛书



2 039 2720 6

江左十年目睹记

龙公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料丛书
江左十年目睹记
龙公著

头像秦街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 字数192,000
1984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45,000册
书号10228·084 定价0.90元

龍溪人詩三冊口力四山文她鷗雜述
著鷗號名鷄鈞字雄伯江蘇常熟人
卒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就其別
著也。弟十九回中之楊無忌即影射余。余
曾施捨錢。故今人譖其記。未成。是皆
六月三十日。吳江柳子記於首部。

柳亚子题序 (手书)

(庚午) —— 柳子

南強北勝氣材美玉沃來甘以氣深
山光辛冷石痴童年皇甫生書淫白
頭自愧陰中卧魚尾諸洋爨下音絕
飯桃花頬水曲知否金城山時心

常任使弟近安之润出家余安所成一集

戊辰立春 龙溪先生

答邨人书——代序 (手书)

出版说明

《江左十年目睹记》原名《龙套人语》，为姚鹃雏1929年所撰，是以民国初年至北伐前约十年间北洋军阀在江南的反革命残暴统治为主要内容的一部谴责性小说。当时用“龙公”笔名连载于上海《时报》。

姚鹃雏名钖钩，字雄伯，鹃雏是其别号。作者是柳亚子等于1909年发起成立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作者政治上倾向进步，文学上造诣颇深，除工诗词外，也善“说部”。全国解放后，由陈毅同志推荐被选为松江县第一任县长。本书对于了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现象和近代文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在艺术上也不乏借鉴之处。

从民国初年至北伐以前，构成江南地方统治势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军阀，二是官僚，三是省宪会。自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攫取政权，袁世凯野心勃勃，对于江南早已虎视眈眈，趁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机，急命冯国璋坐镇南京，更以郑汝成控制上海。袁氏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江苏成为直系领地，浙江及上海则为皖系所

盘据。冯国璋回北京任总统后，李纯、齐燮元相继督苏，江南始终掌握在直系军阀之手，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被打败，奉系杨宇霆取代苏督后，局势方起变化。但换汤不换药，江南人民仍然在军阀统治之下，过着痛苦的生活。中间更由于军阀互相争夺地盘，江苏齐燮元和浙江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归属问题相持不下，终致酿成一场大战，使地方遭受糜烂。当时体制，各省除设将军外，还有巡按使（即后来的省长）的设置。军政分管，论官阶是平行的，可各项实权操在将军手里，巡按屈从于将军势力，实际等于一名辅佐。王占元为湖北将军时，巡按使某就曾气愤地发牢骚说：“什么巡按使！我这个只不过是将军公署下面巡按科的巡按罢了！”以江苏而论，在那十年期间，巡按使屡有更易，先后有齐耀琳、王瑚、韩国钧、郑谦、陈陶遗等人。尽管派系不同，凭藉各异，可最后均逃不出由于和将军发生龃龉而被挤下台的命运。那时的北京政府也是鞭长莫及，任免巡按要先看将军颜色，“只要将军一眨眼，北京就忙不迭的赶他下台；否则将军自己也会把他撵走的”。再说这些巡按老爷们也很少有好的，真正能做到为民兴利除弊的如凤毛麟角。有的本身就是北洋系旧人，靠夤缘巴结、谄媚权势得到升迁，如书中的徐仁山（齐耀琳）便是。他和手下亲信沆瀣一气，干着欺压民众的坏事，其下台也是咎由自取。至于省宪会，号称人民喉舌，其实人民是不信任他们的。那批宪员中不乏钓鱼捉雀之徒，常年在秦淮河畔闲寻风月；有的挂着议士招牌，专一垄断乡里，也有连任几届，却一

次也未到省里开过会的。在老百姓眼里，他们所代表的反正不是人民。不过，也不能小看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旦省宪会受坏势力操纵，被军阀所利用，就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因此选举议长一席关系重要，往往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目标。那次臭不可闻的，与北方曹锟贿选遥相呼应的江苏议长争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掀起的。

《江左十年目睹记》正是针对上述三种势力交织而成的整个社会黑暗面，进行了充分的暴露。对于害国殃民的军阀是秉笔直书、大张挞伐，写一个骂一个，不留余地。对于依附、勾结恶势力，为非作歹者，不论他们是为虎作伥的大官僚、大绅士，或是出卖风云雷雨的议宪老爷们，只要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抓住了一些典型，尽情予以揭露。对于虽居高位，但能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的，作者不是一味讽刺，而是在刻画他们内心矛盾的同时，也寄托善意的同情和希望。书中还不时穿插当代一些名流大老身边的小故事，有的是言谈轶事，也有的是怪癖恶习，作者以不同的笔调，寓臧否于风趣之中，往往隽永深刻，耐人咀嚼。

除了对恶势力揭露谴责和对可憎人物表示鄙薄讽刺外，小说也用较多的篇幅描述了当时在军阀残暴统治下，无论南方北方，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人民不是饱受战火的蹂躏，便是备尝饥寒交迫的痛苦。同时也深刻地刻画了知识界怀着“国亡有日”的预感，表现出思想上的彷徨苦闷。然而作者谴责的矛头显然主要是对准军阀的，因为军阀实在是社会不安、人民苦难的根源。揭露军阀的罪

恶，也正是有力地抨击了产生军阀的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

二

《江左十年目睹记》中人物类多以假名影射，地名有时也故意错乱，但经考证，十九以真人实地为据。本书著者说：“野史稗官，聊以备方志国书之考证。”又说：“龙公百无聊赖，将十年来心头旧事，雨窗月槛，一一重温，酒后茶余，闲闲点笔……”这更足以证明此书的真实性。

魏敬斋是本书唯一自始至终多次出现的人物，也是唯一未被贬谪或嘲弄的正面人物。如果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写王冕生涯发展中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态度，那么不妨说，魏敬斋这个化名的真实人物，便是体现了本书作者态度的典型人物。在作者笔下的老名士魏敬斋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清狂自喜、荣辱无关”，“浮沉微署十五年，至今还是一个科员”，“见了训令、指令等公牍就觉头痛”，“在他看来，无论什么科长厅长，无非混饭而已”，“他画的一笔好画，另有一种超秀出神之致”，南通州的张謇张状元六十大寿“用重金请他做篇寿文，毅然拒绝，没有动笔”，他最后看透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同是军阀，断分不清什么是非好坏来的，人心怨毒到了沸点”，“望南方革命党来，如同望岁”，于是他认定乱邦不可以居，决心一走了事。很明显，作者是有意识地选择这样一个性格、志趣、境遇和自己仿佛的人物来作为自己心仪的代表。

《江左十年目睹记》第二十三回，写了一个急公好义，毁家纾难的尹几园，他积极同情贫苦农民，召集佃农商量减纳，要为他们谋解放，因而受到同他一样富有的缙绅们的切齿痛恨，把他视同叛逆。他敢于冒犯上官，宁愿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作者没有把这样一个比魏敬斋形象更高的人物作为自己生活上的现实典型。象魏敬斋那样放在重要的地位，仅在书末一回中写出来加以颂扬赞美，表达了作者崇敬的心理。这正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真实的思想，由于长期受旧社会统治意识的影响而表现出局限性的一面。但历史已经证明，即使象尹几园那样高尚的人物，还是算不上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充其量只是一个具有朴素的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典型。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冲决罗网，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正如在他之后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那样，才是真正出路，才能解救穷苦人民。

作者是著名的南社诗人之一，本书专门用一回的篇幅来描述南社社友在苏州虎丘举行的一次雅集，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议。通过对活动情况翔实生动的记载，使人们缅怀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那些文士名流们的豪情逸兴和流风余韵。

三

《江左十年目睹记》在写作艺术上有三个特点：

(一)没有贯穿首尾的故事情节，只是象鲁迅分析《儒林外史》结构时所说的那样：“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

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也决不等于短篇小说那样各自独立成篇，互不相关，而是在许多情节上有一定的起伏呼应，互相联结。

(二)在写作文体方面，采取白话为主，夹杂文言，简练、朴素、明快、畅达，绝不拖泥带水。运用典故、成语、谚语切贴自然，使文章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三)善于运用“皮里阳秋”的描写方法。例如第十八回关于举行“乡饮酒礼”的描写，第二十一回关于朱仰天这一不速之客的描写，两篇文字都未用一个贬词，却达到了讽刺的目的，这是“皮里阳秋”的妙笔。

四

本书系根据柳亚子所藏百尺楼丛书《龙套人语》手抄本(三册)出版，对其中个别明显错漏字句作了必要的修正，并加新式标点。

为帮助读者阅读，对书中若干旧时官制名称和某些语词典故，请杨纪璋作了简单注释。

另外，我们将吴次藩撰、杨纪璋增补的《龙套人语·人名证略》附于书后，供读者参考。惟仍有小部分人名待考，有赖于广大读者的不吝指教，或指出原证的错误，以便再版时进行修正、增订。

1983年6月17日

柳亚子题序

《龙套人语》三册廿四回，为亡友姚鵠雏遗著。鵠雏名钖钧，字雄伯，江苏松江县人。卒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龙公其别署也。第十九回中之杨无忌，即影射余。余曾拟撰“龙套人语考证”，未成。是年七月二十日，吴江柳亚子记于首都。

冯叔鸾序

年来坊肆间出版的长篇小说颇多，大概都是描写社会间吃喝嫖赌以及男女社交的情状，恣意刻画，无关宏旨。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酒后茶余遣瞌睡的物品罢了。

《龙套人语》著者署名“龙公”，不知其何许人。全书廿四回。著者自云：“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语虽自负，正复非虚。民国成立以来，江南一省常为政争中心，袁项城帝制议起，便命冯河间坐镇金陵，更以郑汝成控制上海，遥为策应。似乎知道江南要是形势不稳，则北京政府也难以巩固。自是而后，李纯、齐燮元相继开府，也都是举足轻重，绾毂南北，比诸前清时的南洋大臣，责任更为重要。

然而当时更有一点特殊的情形，后来竟至酿为江浙战争之祸者，即上海地方本为江苏一隅。就地理上说，当然应为苏督势力管辖，而无如在历史上，郑汝成、杨善德之后，属诸卢子嘉；卢氏移节两浙，又委其位于何丰林。何氏目中仅有卢嘉帅，而不知有苏督，此齐氏所最难堪者也。当冯河间督苏时，上海有郑汝成，徐蚌间有张勋，已常有“半省督军”之叹。然其间郑汝成虽直接受命于袁氏，表面上犹不能不对冯河间有相当之礼貌；而冯氏之牢骚，亦仅指

徐州而言。迨后张勋因复辟失败，则江苏之畸形政局，厥为上海之一隅，故终至演成江浙战争之大悲剧，而予孙传芳以雄据五省之好机会。于是造成两粤、北方与长江下游三方鼎立之新局面，与以前江浙隶属北京政府之形势迥然大异。夫然后国民政府得以崛起北伐，直窥武汉，而为个个击破之战略，遂以完成统一之功。

顾其间之经过，亦甚复杂，而非单纯。于北方则有奉系直系之水火，于江苏则有省议长之争潮。头绪分错，皆直接间接而予国民政府以可乘之机会。不佞服务新闻界，橐笔海上，盖已十有三年，仅忆其涯略如此。更廿年后，必能无人能悉，且无人能述。赖有此书，详其颠末。以意度之，著者必为文章识见绝人之士，而沉沦于末寮者，故能巨细靡遗，滔滔不尽，若数家珍。虽曰诙谐以出之，而言外余音，固含有无限感慨，殆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者耶？友人平子襟亚，问序于予，因拉杂述其所怀，而为之序。

涿鹿冯叔鸾

一九三〇.二.一九

常任侠序

抒写民初二十年代前的中国社会小说《龙套人语》，署名龙公，为松江姚鹤雏先生的后期说部著作。写于1929年，曾在上海《时报》连载。自谓“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着重描写北洋军阀在江南的反动统治、官僚腐朽生活，以及苏省议会夺长风潮丑闻等等，与吴趼人《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殆相仿佛，皆品藻一时人物，批判当代社会现象，为现代史料的侧面记录。故解放以后，柳亚子先生以为虽稗官野史，亦有参考价值，特为录写保存，题署封面，可知甚为重视。今经先生长女明华整理出版，镇江吴次藩、松江杨纪璋为之考证附注，出以问世。我于1922年读书南京美专时，亲承鹤雏先生教导，至今思之，如见笑貌。因略述所知，以志景慕。

先生名锡钧，字雄伯，鹤雏为其别号。生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长我十四岁。但我在少年读书农村私塾时，已在报端读过先生的著作，私衷仰慕。彼时先生盖在京师大学读书时期，记述春明文酒之会、与梅婉华交游及诸文人学士相共唱酬事。回忆1922年先生为我写诗云：

漠漠轻寒上短蓑，饧箫声里奈愁何。

忧多颇似发难教，贫甚都无雀可罗。
逝水华年明镜在，半晴天气落花多。
一声啼鴂关心甚，输与诗人解放歌。

又录绝句云：

、高楼雨过水潺潺，肯遣匡床客梦酣？
一样晚风千树柳，夕阳残唱似江南。

均先生居京师时的少作。今集中所存，已略有修改，盖老来诗律愈细，归于恬淡，诗味更加朴厚了。

先生年十四，已就读京师大学，与闽县林庚白同学相友善，两人皆有诗才，合刊《太学二子集》，早惊侪辈。复从闽侯林纾畏庐先生习诗古文辞。林先生好为说部，以译《茶花女轶事》等蜚声海内。姚先生盖曾受其影响，常为说部，连载报端，一日能写六七千言，每日无间，才气横溢，驰誉艺林，殆即基于在大学受教之时。我在美专读书时，得闻先生讲述林先生轶事，因之尝读林译小说至于废寝忘食。亦因先生之教，勤习文藻，常受奖励，诱导启迪，至今不忘。

我于1928年再入南京大学文学院，从汪东、吴梅、黄侃诸先生学，多为姚先生南社旧友，遵循规范，继续前进。课余常去先生处谈往，时先生政务繁剧，已不担任大学讲席。曾为我书一诗云：

残春消息在林亭，相对惟余柳眼青；
莫怨东风太无主，为渠力尽一春中。

盖已有倦勤之意。1931年，我任教大学，犹常与美专同

学闻钧天同往瞻望。至1935年春东渡日本，归来即值抗战军兴，南京遭轰炸，随校西迁；敌军侵入南京各地，屠杀凶毒，近世罕有，师友分散，渺不相闻。忽遇先生于长沙，互相慰藉，得庆平安。我欲迎师避寇颖滨，先生则欲偕我同去星洲，再主报政，兵火弥天，两俱不成。时旧友田汉、郭沫若均在长沙，约我同去武汉政治部从军抗敌，为周恩来同志秘书及三厅戏剧主任一年。别前，先生作诗相赠云：

南强北胜兼材美，土沃泉甘得气深。
此日元章惟石癖，蚤年皇甫是书淫。
白头自愧隆中卧，焦尾谁弹爨下音。
饱饭桃花源水曲，知君会我此时心。

我曾步韵和诗一首：

十年不见头更白，一醉重温旧谊深。
眷恋江山添画癖，摩挲碑版做书淫。
搏空欲奋南溟志，羁旅愁闻越鸟音。
此日湘滨重聚首，不堪西笑寄乡心。

时为1938年1月20日，后此即去武汉，与先生别。至1939年春去重庆，往返大学任教，先生则任职监察院，又复相晤。惟我因与恩来、沫若、田汉诸同志，时相聚会，指陈时政，忤当局意。初令大学解职，继则跟踪迫害。重庆既不能安居，乃去昆明。时印度诗人太戈尔所建国际大学来聘，遂去印度讲学。1949年春，得周总理电召，始来北京。建国后，闻先生在沪，与柳亚子先生受陈毅市长邀